

第五章

民國禰衡



革命哲人 章太炎傳



兄弟鬩牆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湖北武昌，爆發了由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領導的武裝起義。經過一夜的苦戰，革命武裝攻占了湖廣總督衙門。翌日清晨，武昌黃鶴樓頂高高飄揚起一面深紅底色的九角十八星旗，起義成功了。武昌起義猶如一聲驚雷，震響在中國中部長空，它激發了全國性的革命潮流。在滾滾硝煙中，中國三千年的封建帝制、清王朝二六八年的統治終於被澈底埋葬了。一九一一年，按陰曆是辛亥年，因此，人們就把由武昌起義引發的這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稱為辛亥革命。

在武昌起義之前，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曾在國內發動過一系列的武裝起義，如一九〇六年的萍鄉、瀏陽、醴陵起義，一九〇七年五月至一九〇八年四月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的起義，一九一〇年二月的廣州起義，一九一一年四月的黃花崗起義等，這些起義最終都失敗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顯然與革命力量相對薄弱有關。儘管如此，但革命黨人前仆後繼、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卻是非常可貴的，它不斷給後人以鼓舞。武昌起義正是在一個特殊的環境和背景之下，由於革命黨人發揚了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終於取得了勝利。

武昌起義爆發時，章太炎還在日本東京給弟子們講學。當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到東京時，章太炎為此激動不已，他當即做出決定，不講學了。

辛亥革命的勝利，使一些留日的中國學生驚恐不已，甚至有人主張向日本借兵，以干涉國內政局的發展。針對這種情況，章太炎發表了《致滿洲留日學生書》一文，他首先指出請日本出兵的错误觀點，「武昌義旗既起，人心動搖，貴政府岌岌不遑自保，君等滯在海東，豈無眷念，援借外兵

之志，自在意中，此大誤也」。接著，他闡述了反清革命的目的，「所謂民族革命者，本欲復我主權，勿令他人攘奪耳，非欲屠夷滿族，使無子遺，效昔日揚州十日之為也。亦非奴視滿人不與齊民齒敘也。曩日大軍未起，人心鬱勃，雖發言任情，亦無盡誅滿人之意，今江南風靡，大勢已成，耆定以還，豈復重修舊怨」。¹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三十一日，馬來西亞檳榔嶼《光華日報》的「論說欄」連續刊載章太炎的長篇政論《誅政黨》。在這篇文章中，章太炎對康有為、梁啟超、張謇、楊度、蔣智由、湯壽潛、馬良、鄭孝胥等立憲派頭面人物予以猛烈的抨擊，揭露他們各為朋黨、各懷私利的醜惡行為。他認為這些人「操術各異，而競名死利，則同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²。在他看來，「天下之至猥賤，莫如政客」，並指出：「歐、美政黨，貪婪競進，雖猶中國，顧尚有正鵠政府，有害民之政，往往能挾持不使遂行，……中國政黨，自浮誇奔競，所志不同，源流亦異，而漫以相比，非妄則誇也」³。因此，章太炎認為，中國真正的政黨建設與政黨政治，都有待於革命成功以後。

十一月十六日，章太炎帶領一批青年學子離開日本，回到闊別了五年多的祖國。抵達上海的二天，革命派在國內的主要喉舌——《民立報》發表了題為《歡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的評論，熱情洋溢地稱道：「章太炎，中國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正氣不滅，發為國光，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嗚乎盛已！一國之亡，不亡於愛國男兒，文人學士之心，以發揮大義，存系統

1 章太炎：《致滿洲留日學生書》，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五一九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三五八頁。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三五三、三六一頁。

於書簡，則其國必有光復一日，故英雄可見世而有，文豪不可間世而無，留殘碑於荒野，存正朔於空山，祖國得有今日，文豪之力也。」¹並稱讚章太炎為「新中國之盧騷」。這篇文章對於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後宣傳革命的功績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讚許。

十一月十六日，馬來西亞檳榔嶼的《光華日報》發表《文字功》的時評，在稱讚章太炎推動革命成功的功績時，說：「當甲午、乙未之頃，全國人心錮蔽不開，而一般文人，醉心科舉，除八股帖括揮透辟，於是而革命之學說，如怒芽茁生，日漸加長矣。」²

武昌起義勝利後，圍繞著是承認湖北軍政府為臨時中央政府還是另立臨時中央政府等問題，革命派與改良派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十一月二十四日，國民自治會在上海開會，章太炎主持了會議，並在會上就臨時中央政府的問題談了自己的主張：「時勢危急，諸君毋多財以賈禍。至於政治，宜先認武昌為中央政府。各省地方衝突，多由於省垣政治，握於附部少數人之手，如參用各處人，平均調和，其勢自平。」³

十一月三十日，在武昌起義的槍聲中宣布獨立的各省代表雲集漢口，討論組織中央政府。湖南省都督府代表、原中部同盟會負責人譚人鳳被選為會議臨時議長。隨後，譚人鳳向章太炎發出電文，徵求他對新政府的意見。章太炎隨即覆電譚人鳳，明確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張：「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今讀來電，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一黨組織政府。若守此見，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三五三、三六一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三五三、三六一頁。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三六二、三六七頁。

人心解體矣。諸君能戰則戰，不能戰，弗以黨見破壞大局。」正式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口號，其矛頭指向同盟會，反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組織政府。後來，舊官僚、立憲派紛紛借用章太炎的這個口號，向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施加壓力，要求革命黨人放下武裝，交出革命黨人控制的地方政權。

還在章太炎回到上海沒幾天，湖北軍政府代表胡瑛等人正在上海發起組織「共和中國聯合會」（又稱中華民國全國聯合會），章太炎被舉為章程起草員。隨後，章太炎又聯絡前清江蘇巡撫、蘇州軍政府都督程德全獨立發起中華民國聯合會。十一月二十五日，「共和中國聯合會」宣布與蘇州發起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合併；十二月十四日，章太炎等人以「創辦員」名義發布中華民國聯合會章程，半個多月，就有二百多人入會。

一九二二年一月三日，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舉行大會，正式宣布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以「臨合全國，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為宗旨，會議選舉章太炎、程德全為正副會長，唐文治、張謇、蔡元培、應德閔、熊希齡、張通典、黃侃、汪德淵、鄧實等十九人為參議員，組成參議會。成員包括部分同盟會會員，主要是對同盟會不滿的原光復會會員、部分立憲派人士和舊官僚。中華民國聯合會反對簡單套用法、美等國現成模式，主張建設中國型共和國。這種主張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第二天創刊的聯合會機關報——《大共和日報》的《發刊辭》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章太炎稱：「民主立憲、君主立憲、君主專制，此為政體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惡之別。專制非無良規，

共和非無紕政。……因地制宜，不尚虛美，非欲盡效法蘭西、美利堅之治也。」¹

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遠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城。當他從當地報紙得悉消息後，即決定先從外交方面致力，爭取停止和斷絕列強給清廷的一切借款，並籲請四國銀行團等貸款支持革命政府。為此他前往英、法、法等國。這期間國內各省紛紛獨立，出現了各自為政、互不統屬的軍政府。此時急需一個革命的中央政府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最後推翻封建的清王朝。

十二月二日，各省代表會議在譚人鳳主持下，制定並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次日又議定如袁世凱反正，則支持袁為臨時大總統；四日再決定以南京為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會移南京續會。同日，上海各省代表開會公舉黃興、黎元洪為正副大元帥。由於黎通電反對，各代表又於十六日改舉黎、黃為正副元帥，黃興堅辭不就。

就在南京中央臨時政府難產之際，深孚眾望的革命領袖孫中山由法國經香港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二十九日，各省代表會議公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由上海前往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告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權——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揭開了中國歷史新紀元。規定新生的國家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並以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為民國元年，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誕生了！

還在中華民國成立的前兩天，即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同盟會本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三七七頁。

部臨時會議，在滬的各省分會負責人應邀出席了會議，但章太炎卻未能參加這個會議。會議的一項主要議程就是分析並批評章太炎提出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錯誤口號，孫中山斥章太炎是一個「偏怯者」，對同盟會的政治主張不能真正給予理解和支持。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光復會副會長、浙江都督府參謀、革命元勳陶成章在上海廣慈醫院被陳其美派人刺殺身亡。陶成章因與孫中山的意見不合，一九一〇年在東京與章太炎等人重組光復會，任副會長，創辦了《教育會語》雜誌，作為通訊機關聯絡會員，從事革命活動。武昌起義之後，陶成章發動了上海、江浙等地的光復起義，取得了巨大成功，孫中山讚揚他「抱革命總值十有餘年，奔走運動，不遺餘力，光復之際，陶君實有巨功」。陶成章從南洋歸來後，被推舉為浙江都督府參謀，在上海成立了「練兵籌餉局」，招兵買馬，組織「光復義勇軍」，準備北伐，統一全國，搞得聲勢浩大、有聲有色。這引起了陳其美的嫉恨，於是密謀暗下毒手。一月十四日凌晨二點，兩個穿西裝的人來到上海廣慈醫院走進光復會領袖陶成章休養的頭等病房。這時，陶成章正側身而臥，兩個西裝客連聲呼喊「陶先生！陶先生！」當陶成章轉過身子的時候，西裝客即掏出手槍射擊，子彈從陶成章的左頸喉管旁深入腦部，立即血流如注。當日陶成章就去世了。

陶成章是當時光復會的領袖之一，往來於日本與中國本土之間，經常奔波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起義。他腰束麻繩，腳蹬草鞋，日行百里，廢寢忘食。陶成章字煥卿，因他與會黨、綠林中的朋友有交情，因此，章太炎戲稱陶為「煥強盜」。光復會本是辛亥前後東南地區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陶成章被刺後，該會失去了一個重要的領導人，便逐漸解體。

陶成章遇刺的第二天，孫中山就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即由都督嚴速究緝，務令凶徒就獲，

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靈，洩天下之憤。」黃興也從南京致電陳其美：「聞陶君煥卿被刺，據報雲是滿探。請照會法領事根緝嚴究，以慰死友，並設法保護章太炎君為幸。」¹

陶成章的死，讓章太炎五內俱焚。他明白陶成章是陳其美命令蔣介石派人暗殺的，而陳其美又是同盟會的人，和陶成章素來不和，因此，隨後的幾天，只要章太炎參加會議，必罵同盟會。此後，章太炎對孫中山和同盟會的成見也越來越深。

不久，廣東都督陳炯明下令殺害光復會的三位重要成員許雪秋、陳雲生、梁金鰲，更令章太炎無比震怒。陳炯明當時是孫中山最為倚重的將領，在章太炎看來，此事必為孫中山所指使。儘管孫中山致電陳炯明，嚴詞痛責，「同盟、光復二會，在昔同為革命黨之團體……今茲民國新立，建虜未平，正宜協力同心，以達共同之目的，豈有猜貳而生鬭牆」，也難消章太炎失去戰友的心頭之恨。孫、章之間的意見分歧，在陶成章被刺以後就變得更加明顯了。

章太炎曾對孫中山說，中華民國聯合會是團結全國各地革命力量的組織，有了這個組織，就可以對付其他政治勢力了。當時孫中山正碰到許多棘手的問題，很需要團結像章太炎這樣的老同志，他雖然沒有參加中華民國聯合會，但是也沒有正面反對。一九二二年二月上旬，孫中山委任章太炎為總統府的樞密顧問，被章太炎婉言謝絕。章太炎後來又倡言「若舉總統，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同志多病其妄。……然終以黨人故，克強不敢奪首領之地位，遁初始欲戴為總統，已為總理，至是亦不得不服從黨議，然仍主張內閣制」，明確反對孫中山擔任總統職位。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三八三頁。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但在政治上、軍事上承受著巨大壓力，而且在財政上也極端困難，軍隊缺乏糧餉，孫中山遭此困難，「緊急無術」，不得不籌措外債，漢冶萍公司借款即為其中一宗。消息傳出，全嘩然，紛紛反對，章太炎即為主廢約者之一，並為此事與孫中山函電「往覆數四」。「謂宜決意廢約，召歸盛氏，棄瑕錄用，使募軍糈，等之可以得餉，何必令國喪主權，身冒不韙耶？」當時，臨時政府「度支困極，而民軍待哺，日有嘩潰之虞」，陸軍總長黃興寢食俱廢，吐血。孫中山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被迫讓位於袁世凱後，讓袁南下就職定都以削弱其實力，章太炎又反對，而對袁撤離南京留守府僅餘的一點革命武裝，黃興「蕭然解職」，章太炎則表示讚賞。

一九一二年三月，南京的川籍革命黨人召開四川革命烈士追悼會。緬懷逝者，自然要寫點情深義重的文字，何況章太炎還是堂堂的革命黨元老，縱然不登臺深化主題，也不好意氣用事。「章瘋子」卻偏不買賬，身在上海的他送來一幅特別的挽聯：

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虎踞龍盤，古人之虛言。²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章瘋子」這是指桑罵槐、別有用心。的確，章太炎一向與孫中山、黃興等

1 章太炎：《布告對漢治萍之真相》，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第五六一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三九五頁。

人政見不合，尤其對前者頗有鄙薄之意。上聯他罵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實乃雞鳴狗盜之徒，對不起死難烈士。下聯「虎踞龍盤」指的是六朝古都南京，硬說這是「古人之虛言」。當時大總統在北京，參議院和臨時政府在南京，本是革命黨人為制約袁世凱不得已為之，「章瘋子」卻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搞小動作。南京並非虎踞龍盤之地，正扣合了上聯的「群盜」二字。

此後，章太炎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就漸行漸遠，而與舊官僚和立憲派走到了一起。

民國成立後，預備立憲公會急於參與政治，當時，章太炎也正想將中華民國聯合會擴大為政黨，因中華民國聯合會的政治主張及對同盟會的態度與其接近，預備立憲公會的張謇、程德全、趙鳳昌等亦為中華民國聯合會發起人，加之兩會皆以浙江省人士為核心，經接觸後決定合組統一黨。

一九一二年三月一日，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舉行大會，正式成立統一黨，以「鞏固全國統一，建設中央政府，促進共和政治」為宗旨。推選章炳麟、張謇、程德全、熊希齡、宋教仁為理事，湯壽潛、唐文治、蔣尊簋、唐紹儀、湯化龍、莊蘊寬、趙鳳昌、應德閔、葉景葵、王清穆、溫宗堯、鄧實等人為參事，陳則民、趙洪藻、陳毓楠、宗熊述、汪德淵、劉慎怡、章駕時、鄧起樞、周應熙、紀文翰、田駿豐等為評議員。公布政綱：一、團體全國領土，釐正行政區域；二、完成責任內閣制度；三、融合民族，齊一文化；四、注重民生，採用社會政策；五、整理財政，平均人民負擔；六、整頓金融機關，發達國民經濟；七、整理海陸軍備，提倡徵兵制度；八、普及義務教育，振興專門學術；九、速設鐵路幹線，謀便全國交通；十、厲行移民開墾事業；十一、維持國際和平，保全國家權利。統一黨政治立場較為溫和，主張採漸進主義。在南京臨時政府中地位僅次於同盟會。隨臨時政府北遷，統一黨本部亦從上海移往北京。

當時，同盟會勢力較強，袁世凱也著意拉攏各派擴充力量。同盟會的宋教仁曾試圖將統一黨與統一共和黨聯合起來，因張謇、熊希齡、孟森等人的反對未能成功。統一黨內的舊官僚更傾向於擁護袁世凱。民社、國民協進會也準備聯絡統一黨共組共和黨。

四月十五日，統一黨、民社、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國民黨、國民協會、共和建設討論會等七政團召開第一次合開會議。其後，國民協會、共和建設討論會中途退出，其餘五個政團於四月二十四日簽訂合併協議書，一致同意合併建立共和黨。四月二十七日，在《民立報》發表召開成立大會通知，揭示黨義三條：一、保持全國統一，採取國家主義；二、以國家權力扶植國民進步；三、應世界大勢，以平和實利立國。發起團體增加國民共進會。五月六日，公布規約草案，規定凡贊同黨義，具有公民資格，由兩名黨員介紹，經理事長、理事認可後，成為黨員，繳入黨費一元；本部黨員須繳常年費每人六元，支部、分部得酌量增減之，特別捐不限額數；黨員有為官吏或國會議員每年薪俸二千元以上者納所得百分之一，五千元以上者納所得百分之一。

五月九日，共和黨在上海張園召開成立大會，出席者千餘人，大會公推張謇為臨時主席，通過《共和黨規約》及支部、分部條例，選舉黎元洪為理事長，張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彥圖為理事，林長民、黃雲鵬、孟森、葉景葵、唐文治、童世琦、鄧實、汪德淵、劉成禺、張伯烈等五十四人為幹事。暫以上海為臨時本部，所有從前各政團名義皆取消，以後統稱為共和黨。孟森、黃雲鵬等人代表統一黨與民社、國民協進會等團體在上海開合併會，成立共和黨。章太炎即電上海取消孟森、黃雲鵬代表名義，表示不承認合併條件，統一黨雲南、貴州、四川、江西等省支部亦電告北京本部，反對合併。

不久，章太炎因不滿於共和黨本部幹部人選，力辭理事之職，五月十七日召集統一黨本部大會，痛斥立憲派及舊官僚「以抵制同盟會為名，而陰懷攀龍附鳳之想」，其害「過於同盟會遠矣」，正式宣布與共和黨決裂。其後，章太炎以理事名義把持黨務，引起黨員不滿。八月，章太炎邀黎元洪同時退出政黨，宣稱「政黨已為天下所鄙，議院尤為奸盜之淵」，將統一黨黨員交共和黨統攝。也有部分統一黨黨員轉入國民黨。九月一日，主張仍然獨立的統一黨黨員在北京事務所開會，選舉王賡（揖唐）、王印川、湯化龍、朱清華為理事，統一黨淪為袁世凱附庸。

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不和，與舊官僚和立憲派又有矛盾，章太炎一時處於彷徨之中。當時中華民國聯合會所能團結的人又很少，還不足以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有勢力集團，那怎麼辦呢？章太炎需要找個有力量的人，一方面拿他作為靠山，另一方面通過他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章太炎一一衡量了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的重要人物，最後看中了袁世凱。到此，章太炎開始邁出了走向歧途的第一步。他倒向袁世凱那邊去了。章太炎為了拆孫中山的臺，就幫助袁世凱建都於北京，為了答謝章太炎，袁世凱就委任章太炎為總統府的高等顧問。

東北籌邊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然後又任內閣總理。袁世凱藉機迫使清帝退位，南京參議院也只得選袁世凱為大總統。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袁世凱在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稱要「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疵，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於安

全強國之域」¹。但是，很快他就下令解散國會，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袁世凱上臺之前，章太炎對袁世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袁世凱有才有力，乃中國一時「雄駿」，統治中國也是非袁莫屬。在章太炎看來，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宣布擁護共和，不僅避免了一場內戰，遏制了外國的軍事干涉，而且使真正實現全國統一和共和有了希望。因此，袁世凱剛一當選臨時大總統，他就寫信給袁世凱，對袁世凱的上臺充滿企望，說：「大總統執事：上都奠定，內外康娛，惟望厲精法治，酬報有功，慎固邊疆，撫寧南服，以厝中夏於泰山磐石之安，而復一等國之資格。」²

袁世凱深知章太炎之筆能抵十萬雄兵，現在他主動投上門來，自然求之不得。於是，袁世凱任命章太炎為總統府高等顧問，以便把章太炎緊緊地攥在手中。一九一二年五月，章太炎欣然來到北京，就任袁世凱的顧問一職。章太炎到任後，常常向袁世凱陳述對國家官職設施的看法，或者和袁世凱談安邦定國的治術，一時間，章、袁關係頗顯親密。

然而袁世凱很快就發現自己看走了眼，他知道了章太炎是一個不好利用的人。於是他就採取調虎離山之計，派遣他到東北去興辦實業。此時，章太炎對於袁世凱的面目還沒有認清。一九一二年冬，章太炎被袁世凱任命為東三省籌邊使。

剛來東北，章太炎一開始顯得還有點意氣風發，他寫了一篇《籌邊使布告東北父老書》，說到

1 《臨時大總統誓詞》，轉引自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第五四九頁。

2 章太炎：《致袁世凱論治術書》，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五八四頁。

他此次來東北的抱負：「照得胡清墜緒，華夏重光，薄海生民如出水火。而東北一隅格於形勢，改革未行。以至將軍時代之餘毒，迄今尚在。諸官吏雖良莠不齊，其間清正惠民者，實不多見。本使奉命籌邊，聽採輿論；想卓茂於新莽之國，求武羅於羿浞之墟。」¹

在長春，章太炎又撰寫了《東三省實業計劃書》，提出了開發東北、鞏固邊疆的意見，又提出要辦東三省銀行，鑄造金幣，開辦金礦，在松花江和遼河之間開鑿運河，溝通航運等等。但在當時的中國，哪裡會有開發資源、建設邊疆的可能呢？因此，這些措施和建議，搞了一大堆，有些只是空喊一陣就被擱置下來了。有一首詩，很能反映此時章太炎在東北的心境：

劍騎臨邊塞，風塵起大晃。

回頭望北極，軒翮欲南翔。

墨袂哀元後，黃金換議郎。

殷頑殊未盡，何以慰三殤！²

章太炎受任東三省籌邊使，主要是因為他十分關注北方疆界。自一九一二年帝俄和蒙古訂約後，章太炎即深為此事憂慮。赴任之際，他便明白地指出俄國可能入侵東北的嚴重問題，同時希望能釐

1 謝櫻寧：《章太炎年譜摭遺》，第七一頁。

2 章太炎：《癸丑長春籌邊》，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六三〇頁。

清東北政治並強化經濟，以資防禦俄國。在章太炎看來，這件事便是愛國的急務。的確，為求東北的進一步拓殖，他制定了一套極具抱負的規劃，包括大規模勘察土地和資源，大力整治水運，同時開辦地方性的大銀行來支持這些規劃。到任僅僅一個月的時間，章太炎就親自進行實地勘察。他先來到齊齊哈爾。齊齊哈爾這座歷史文化名城，不僅曾是黑龍江將軍的駐地，也是清代流人的謫戍之地。陳夢雷，方登嶧、方式濟、方觀承祖孫三代，呂留良後人及英和、劉鳳浩、張光藻等著名文化名人均流戍於此，對齊齊哈爾及黑龍江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因此，章太炎下車伊始，便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拜謁了呂晚村（呂留良）之祠堂，呂氏後人全都出來歡迎章太炎的到來。

章太炎拜謁完呂祠，黑龍江都督宋小濂拜會了章太炎，兩人暢談大局，晚間宋小濂設宴招待章太炎，並致辭歡迎章太炎的到來。章太炎即席講話，闡發民主法制和興墾實邊思想，列舉《清會典》、《三通》作為鑑戒。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三日，章太炎來到黑龍江教育會視察並作了演講。各校師徒，師範、法政中學諸生齊聚一堂，聆聽章太炎的演講。商業學監王延瑞、清真學監王寶瑞也都參加了演講會。隨後，學務公所科長林傳甲向章太炎介紹了黑龍江的教育情況，章聽後，非常滿意，並予以勉勵。

章太炎此番到黑龍江，是實施其東三省籌邊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實施籌邊計劃，首先要搞好好地情調查，而搞好好地情調查當務之急就是要測繪好編制好地圖。為使韓紫石等編繪的《黑龍江全圖》更具資治、適用特點，章太炎命令繆學賢廣泛搜集黑龍江省實業材料，加以記號，附之說明，以便流通。繆學賢深入實地詳細調查，參考鄒代鈞、屠寄、林傳甲等人的著作，歷時四個月，編成

了《黑龍江省全圖附說》，章太炎還親自進行了審閱。一九一三年六月由東三省籌邊公署出版，這便是流傳至今的繆學賢編的《黑龍江》一書。

籌邊使公署設在長春。為使籌邊工作順利進行，章太炎還創辦了一家報紙，創立一所研習會。但是，籌邊使這個差事徒有空名，僚屬僅十人，經費又很少，很難開展有開拓性的工作。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殺。章太炎聞訊匆匆離開東北，託事南行，籌邊之事因此未能成功。

宋教仁，字遁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一八八二年生。一九〇四年與黃興、陳天華等在長沙組織華興會，策動起義未遂，流亡日本。一九〇五年在日本參加同盟會，任《民報》撰述。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在上海任《民主報》主筆。一九一一年七月與譚人鳳等組織中部同盟會，策動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武裝起義。辛亥革命後，參與籌建臨時政府。

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後，宋教仁於四月二十七日就任唐紹儀內閣的農林總長。他的興趣在政治，立即開始實施他的政黨政治理想。他讓仇鰲等人創辦《亞東新報》，「監督政府，指導國民，鞏固共和政體，注重民國主義」，並以「桃源漁父」的筆名，在報上發表長篇論文。七月上旬，宋教仁因不滿袁世凱破壞《臨時約法》的行為，辭去農林總長職務。七月二十一日，同盟會本部召開夏季大會，宋教仁當選為總務部主任幹事，成為同盟會實際上的主持人。他加快了組織大黨的步伐。八月二十五日，以同盟會為核心，聯合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派等黨派，組成中國國民黨，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選為理事長，宋教仁以僅次於孫中山和黃興的票數當選為理事，被孫中山委任為代理理事長。此時，孫、黃的興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實務建設上，主持北京國民黨本部的是宋教

仁。是年底，國會議員選舉拉開序幕。

一九一三年二月四日，參、眾兩院復選結果，國民黨獲三百九十二席，占絕對多數。宋教仁希望以多數黨的地位，成立責任內閣，約束袁世凱專權。在正式國會開會之前，他親到長江流域各省宣傳演說，為建立責任內閣，實現民主政治大造輿論。

袁世凱深深感到了宋教仁和國民黨對他的威脅，先是試圖拉攏宋教仁，還在陸徵祥辭去內閣總理時，就曾請宋擔任內閣總理，條件是放棄政黨內閣的主張，被堅決拒絕；繼而用金錢賄賂，也未成功。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八日，宋教仁南下省親。沿途，他廣泛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表明與專制獨裁勢不兩立的態度。此時，各地選舉越來越有利於國民黨，最終獲勝似成定局，對宋教仁當選內閣總理的呼聲也很高。袁世凱一伙更加緊張，不僅在報刊上惡意攻擊，而且陰謀以暗殺手段除去政權。一九一三年三月上旬，宋剛抵上海，便接到袁世凱發出的「即日赴京，商決要政」的急電。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十點左右的上海北站顯得熱烈非凡，黃興、廖仲愷等都聚集在此，準備送奉袁世凱電召北上的宋教仁乘夜車北上北京。

十點四十五分，當宋教仁被黃興等人簇擁著走到檢票口時，忽背後中了一彈，穿入胸中，宋淒聲說道：「我中槍了。」此時，又聞兩聲槍響，車站頓時大亂，刺客乃趁機逃去。于右任等趕來急忙送宋教仁入滬寧醫院搶救。但因子彈射中心臟附近，三月二十二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在死前，他還對袁世凱抱有幻想，對身邊的人說要提醒袁世凱「以共和為重」。孫中山挽聯稱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黃興、陳其美、于右任、居正等人皆悲憤填膺，情不可抑。宋教仁遇刺後，舉國震動，輿論大嘩。國民黨人認為此案的幕後黑手一定是袁世

凱。

「宋案」發生後，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主張立即「武力討袁」，進行第二次革命。

章太炎此時已對袁世凱澈底失望。宋教仁被暗殺後，隨著「宋案」真相漸次披露，章太炎開始覺悟到自己指望借助袁世凱以完成「政治革命」的荒謬。一九一三年四月十七日，他棄官從長春趕回上海，就「宋案」發生後的形勢，與孫中山、黃興商討反袁問題。章太炎的幡然悔悟，孫、黃等極表歡迎，國民黨總部還為此特發通告，稱他為「革命先覺，民國偉人」¹。但對於「宋案」，章太炎既不贊成孤注一擲的「武力解決」，也不滿意徒然遷延時日的「法律解決」，而主張「政治解決」，即通過充分揭露袁世凱的種種劣跡與罪行，造成袁世凱不得不退出大總統候選人的地位以及不得不下臺的政治形勢，用政治手段來結束袁世凱的統治。

章太炎不想依靠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國民黨，異想天開地於五月上旬來到武昌，謁見黎元洪，企圖動員黎元洪反袁。黎元洪已下決心與袁左提右挈，他一見到章太炎，便猜到了章的來意，便先表明極端擁護項城之意見，使章氏說辭不得出。稍後，岑春煊、李經羲、章士釗等相繼到鄂，他們與章太炎一起，勸黎元洪處處以國家人民為重，不要相信袁世凱有定大局之才略。黎元洪則抱定非袁則亂之宗旨，始終不聽，反而勸諸人助袁，以固國基。章太炎以三國中人物譏笑黎元洪說：「吾嘗論慰亭為人似袁本初，今觀公未免類劉表。」

由於岑、李、二章與黎晤談時，於總統之位，極力勸進，黎害怕有人以此在袁世凱面前挑撥離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四三六頁。

間，連忙將與他們談話的詳細情形，電告袁世凱。「申明如選舉及彼，定高蹈效巢、由之避世。」黎元洪還公開接見新聞記者，更明確地將自己擁袁、反革命的態度公諸報端。他表示：「將來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釀成南北戰爭，余必力助袁總統。」

章太炎見勸告無效，就返回了北京。這次入京後，章太炎開始覺察到袁世凱稱帝的野心。為避免遭袁毒手，他在北京只逗留了七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一到上海，章太炎就正式致電袁世凱，辭去了東三省籌邊使之職，表示「死生之分，一聽尊裁」¹。這封電文被上海報界披露，冠以《章太炎誅佞之言》的醒目標題。在上海，章太炎還參加了由國民黨上海交通部召開的茶話會，席間，章太炎發表演說，痛斥袁世凱「寧可以民國贈與朋友，不願以民國交與家人，共和前途，實無希望可言」²。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次革命」爆發，章太炎兩次發表宣言，指斥袁世凱政府「厲行暗殺，賊還勳良，借外力以制同胞，遠賢智而近讒佞，肆無忌憚，不恤人言」，要求嚴懲梁士詒、陳宦、段芝貴、趙秉鈞為首的幫凶。³章太炎又以自己的一支筆投入了反袁的鬥爭之中。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公開下令搜捕革命黨人，他藉口商量黨務，電請章太炎入京。章太炎深知袁世凱心狠手辣，但自己又不願再次流亡海外，又想黨務方面有所作為，以遏制袁世凱，於是決意進京，「挽次危局」。這次入京，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了長達三年之久。在進京之前，章

1 章太炎：《電辭東三省籌邊使》，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六五四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四三六頁。

3 章太炎：《宣言書》，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六六三頁。

太炎還特地寫了一首詩，以表達他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

時危挺劍入長安，流血先爭五步看。

誰道江南徐騎省，不容臥榻有人鼾？¹

章太炎在上海時，也像以前那樣常常在生活上的鬧出不少笑話。每次自己出門外購煙，離家不過五六十步，便不識歸途，又不記門牌，只得沿途問人，問路之詞甚為幽默：「先生，我的家在哪裡？」聞者莫名其妙。

民國初年在上海，章太炎跟孫中山、廖仲愷、蘇曼殊等人時常往來，有時在章家敘談，有時孫中山派人駕車接他去。有一次章太炎從孫家出來，孫家車馬剛好都有事去了，門口只停了一輛人力車，他跨出門就上了人力車，揮手呼快走。車夫問：「拉往哪裡？」太炎向前一指說：「到我家裡！」車夫便徑往前走。拉了一程又問：「先生家住哪裡？」太炎說：「馬路上弄堂裡，弄口有家煙紙店。」車夫沒法，只得拉了章太炎走一程問一程，在馬路上大兜圈子。孫家陪送章太炎的人，當時要找一輛人力車同行，等找到另一輛車時，章太炎已不知去向，便打電話向章的夫人湯國梨詢問，得知章太炎並未回家！急得孫家和章家分別派人四出尋找，終於在大世界附近發現他坐在車上顧盼自若。

1 章太炎：《時危四首》，見武鑑山編：《章太炎詩文選擇》，第二七〇頁。

事後大家引為笑談。¹

琴瑟之合

章太炎思想激進，在婚姻問題上的觀點做法也與眾不同。一九〇三年，元配夫人王氏病故，續弦之事勢在必行。有人擬為其提親，問有什麼條件，章氏回答說：「人之娶妻當飯吃，我之娶妻當藥用。」大概是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深惡痛絕（王氏為其生育了三個女兒，章氏在自訂年譜中仍只給了王氏「妾」的名號，不稱呼其為「妻」，蓋緣於此），決定公開徵婚，以示向傳統觀念決裂。當時，他用真名在《順天時報》上刊登了一條廣告，對擇偶的標準和條件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一是限湖北籍女子（在章心目中，候選女子，「兩湖人甚佳」。這是為什麼呢？據說，章太炎看上了一位畢業於女子學校的湖北籍大家閨秀吳淑卿，有人告訴他吳也愛上了他，然此事無果而終。但愛屋及烏，許是從此對湖北人士有了額外好感）。二是讀過書，文理通順，能作短篇文字。三是屬大家閨秀。四是雙方平等，互相尊敬。五是不要纏足女子。如丈夫先死，可以再嫁；若夫妻不和，可以離婚。

此廣告如巨石入湖，激起軒然大波。儘管章氏名聲在外，符合條件的大家閨秀卻無一敢來應徵。一九一三年，已經多年喪妻的章太炎在朋友們的催促下，覺得自己也該再有個家了。但朋友們給他介紹一些，他都不是很滿意。老朋友張伯純知其肚腸，對章太炎說，你不必操心，此事全包在

1 參見湯國梨：《太炎先生軼事簡述》，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一四二、一四三頁。

我身上，名士娶妻，非淑女不宜。經過一番張羅，他果然給章太炎介紹了湯國梨，不僅條件完全符合，是位淑女，還比章太炎年輕了十五歲。湯國梨在務本女校被稱為「皇后」，一是因她容貌出眾，二是因她的文學才華和藝術天賦。也正因此，她眼光很高，不肯「低就」，直到三十歲還是個姑娘。一九一三年五月的一天，湯國梨的同窗好友張默君忽然塞給湯國梨一封信。湯國梨看著看著，粉臉緋紅，心頭撞鹿：天！這竟是那個名揚全國的大學者章太炎的求愛信！信上文辭簡短，但對她的欽慕愛戀躍然紙上，情之切，意之厚，叫湯國梨怦然心動。

一九〇四年，也就是湯國梨即將從務本女校畢業的前夕，她見過這位老夫子，聽過章太炎關於成立光復會、反對清王朝的革命演說，他那文采溢然的遣詞造句，才華滿腹的掌故出典使在場的聽眾傾倒，就從那時起，湯國梨對這個同鄉產生了深深的敬意。但湯國梨同時又深深顧慮，與章太炎的年齡是否相差大了些？對於這點，湯國梨後來回憶說：

關於章太炎，對於一個女青年來說，有幾點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揚；二是，年齡太大，他長我十五歲；三是，很窮。可是，為了革命，在滿清皇朝統治時，即剪辮子，以示決絕。其硬骨頭氣魄和治學精神，卻非庸庸碌碌者可企及。絕非和有些欺世盜名、禍國殃民者可比擬。並想，在結婚之後，對文學方面，向他有所討教。

1 湯國梨：《先生太炎軼事簡述》，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一四一頁。

終於，她心中拿定了主意，不求貌合，但求志同，她決定把自己的命運之舟緊緊繫在章太炎這艘鋼輪鐵駁上，她決定接受老夫子射來的這支丘比特之箭。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章太炎與湯國梨在上海靜安寺路的哈同花園舉行婚禮。當天下午，新郎章太炎乘雙馬車至新娘處迎親。按照慣例，新郎首先卸下結婚金戒一枚，交給新娘。這是章太炎生平第一次乘雙馬車和卸金戒指，其狀甚窘，旁邊親友見了無不竊笑。婚禮完畢，新郎新娘先回新房，稍晚在一品香餐館宴客，參加婚宴的賓客有一百多位。

喜酒幾巡過後，來賓忍不住要給新郎新娘出點節目。其中一位女賓提議：一、請新郎即席作詩一首，三十分鐘為限，超時罰酒十杯，新郎吟成後新娘須立即唱和，若未能步韻，錄寫舊作一首亦可；二、在白紙上寫下八個二寸見方的大字，請新郎新娘站在四五米外認讀；三、請新郎新娘各講笑話一則，來客聽過後，如有三人以上不笑者，罰酒一杯，五人以上不笑則罰唱歌一曲。頓時，喧鬧的宴廳一片寂靜，大家盼著節目開始。少頃，但見章太炎抬頭吟道：「吾生雖稊米，亦知天地寬。振衣涉高岡，招君雲之端。」吟畢，席間無不拍手叫好。新娘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和上，便寫錄舊作，曰：「生來澹泊習蓬門，書劍攜將隱小村。留有形骸隨遇適，更無懷抱人間喧。消磨壯志餘肝膽，謝絕塵緣慰夢魂。回首舊遊煩惱地，可憐幾輩尚生存。」舉座亦一致稱讚。章太炎高度近視，平時也不苟言笑，顯然要完成另兩個節目就有點困難了。好在朋友挺身，幫其喝酒唱歌。觥籌相錯，十分熱鬧。

之後，來賓們因章太炎詩才敏捷，再讓他續詩一首，以謝婚事介紹人張伯純。章太炎隨即吟道：

「龍蛇興大陸，雲雨致江河。極目龜山峻，於今有斧柯。」¹眾人聽罷，稱讚不已。

章太炎結婚時，前來賀喜的還有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名人。蔡元培為證婚人。章太炎自己則親自寫了證婚書，並由證婚人蔡元培在婚禮上念道：

蓋聞梁鴻澤配，惟有孟賢；韓結相攸，莫如韓樂。泰山之竹，結根在乎山河；南國之桃，黃實美其家室。茲因章太炎君與湯志瑩女士，於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五日舉行婚禮，媒妁既具，伉儷以成。惟詩禮之無衍，乃德容之並茂。元培忝執牛耳，親蒞鵞盟。衿以齊言，申之信誓。嘉耦立名，故曰配。邦媛取義，是曰援，所願文章黼黻，盡爾經綸，丘佩瓊琚，振其辭采。《卷耳》易得，官人貳乎其周行；松柏後凋，貞干無移於寒歲。此證。證婚人蔡元培，夫章炳麟，婦湯國梨，介紹人張通典、沈善保。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十五日。²

湯國梨，字志瑩，號影觀。一八八三年出生於浙江烏鎮的平民之家，世代務農，植桑養蠶，以維繫生計。進入近代，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使江浙鄉村農戶漸漸破產，她的父親不得已而遷至上海，幾經周折，謀得一個店員的職業，這才得以維持全家的生活。之後，又輾轉去漢口，在湯國梨叔叔經營的茶葉鋪中擔任會計，收入頗有盈餘，於是接妻女三人到漢口，暫為安居樂業。當時湯國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四三八頁。

2 《湯國梨談章太炎》，《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資料紀念專輯》，轉引自王有為：《章太炎傳》，第一三八、一三九頁。

梨七歲，聰明伶俐，喜愛詩文，父母即送她至私塾讀書，已漸通文理。不幸她父親因病早逝，失去依靠，母女二人只能返回浙江烏鎮，寄住於舅父家中。那時湯國梨雖年僅九歲，但已粗通人事，平常幫助母親操持家務。因為依賴於親戚接濟度日，湯國梨自幼就養成了勤儉節約的美德。離開武漢後，因經濟條件的限制，不能再繼續求學，但她酷愛文學，憑她曾經學過兩年私塾的基礎，抓緊閒暇時間進行自學。

一九〇五年後，清朝統治岌岌可危，革命浪潮此起彼伏，正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小小的烏鎮也受到革命風潮的衝擊。被革命風潮震動了胸懷的湯國梨，認為自己應學習知識，與男兒一樣為國報效，不能再固守於孤陋寡聞的小鎮上了。但求學需要一筆可觀的錢，而自己又依靠舅父度日，這如何是好？思慮再三，她抱著一絲希望向舅父提出，欲去上海近代女子學校求學。舅父經濟雖不闊綽，卻慷慨同意資助外甥女到上海務本女學讀書。他深知湯國梨有才華、有雄心壯志，日後定成大器。

湯國梨入上海務本女學求學，初次接觸新思想新文化，眼界大開，思想更為激進，誓作女中之豪傑。務本女學是一九〇二年開明士紳吳懷疚所創辦的中國第一所近代女子學校。吳懷疚曾任上海縣民政長，後任知事，目睹當時中國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立志振興女學：「女子為國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國民，根本須提倡女教。」故為女塾取名「務本」，該校後來培養了不少社會活動家。務本女學中，著名報人史量才是湯國梨的老師，女同學中有張敬莊（張謇之女）、張默君、俞慶棠等，均為中國女性中之先驅。著名學者費孝通的母親楊紉蘭也畢業於務本女學。

湯國梨自幼纏足，上體育課時，甚感不便，但她並不因此退卻，堅持參加體育活動，忍痛練習

跑步，不亞於天足女同學。她曾賦詩一首題為《酒興》：

興酣落筆書無法，酒後狂歌不擇腔；

一任旁人窺冷眼，自扶殘醉倚晴窗。

一副豪情氣魄，使人難以相信出於一個弱女子之筆。

在上海務本女學讀書期間，湯國梨十分關心國事，參加各項社會活動。當時清政府舉代理外債修築蘇杭甬鐵路，浙江人民一致反對這一賣國行動。湯國梨毅然與經慧貞一起擔任浙江「婦女保路會」負責人，並在上海愚園路錫金公所講演，宣傳保路拒款，她慷慨陳詞，深得社會各界的擁護。一九〇七年，湯國梨畢業後，開始從事教育工作。起初，她應吳興女校的聘請到吳興女校任舍監，後任教師，又提升為校長。

一九一一年，湯國梨應老同學邀請，去上海辦學，隨辭去吳興女校長職務。湯國梨剛抵上海，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她興奮不已，激動的心情難以平抑，即興提筆賦詩一首《重陽——聞武昌起義》：

無糕無酒過重九，扶病登臨興不賒。

莫道秋光多肅殺，經霜紅葉爛於花。

武漢起義後，各省紛紛獨立，而兩江總督和將軍鐵良、江防營提督張勳還負隅頑抗。當時，張默君、談社英等人組織「女子北伐隊」以支援革命，湯國梨也積極參加，為其中的成員之一。

一九一二年，清政府壽終正寢，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全國上下為結束封建專制統治而高興，為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出謀劃策。湯國梨和吳芝瑛、陳擷芬等各界婦女一百餘人，於一九一二年三月發起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提出「婦女參政要求」，得到孫中山的讚賞與支持。三月十六日「神州女界協濟社」正式成立，宋慶齡為名譽社會，張默君、楊季威為正副社長，湯國梨為編輯部部長。不久，該社創辦神州女學，湯國梨在編輯部工作，並任女校教師。同時又創辦了《神州女報》，向民間宣傳婦女必須學習知識，經濟自立，參與政治，謀求與男子同等的地位。

湯國梨與章太炎結婚後，因章太炎反對袁世凱稱帝，被袁拘禁三年。這三年中，湯國梨獨力支撐著全家，敬養婆母，培育兒女，辛苦備至。與章太炎只能鴻雁通信，一片坦誠之情可以從《載書》一詩中窺見一斑：

已封重啟意徐徐，欲寫還休疊又舒。

挑盡殘燈過半夜，長箋裁盡未成書。

在章太炎被袁世凱囚居北京期間，湯國梨還經常賦詩填詞，遙寄章太炎，以詩意寄託慰之心。所幸的是，在全國一片討袁聲中，袁世凱稱帝失敗，章太炎得以釋放，返回江南，與家人團聚。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上海婦女界人士先後成立了「婦女參政會」和「女權運動同盟會」，湯國梨被推選為臨時主席，在會上提出「國家、社會、家庭三方面，女子具有與男子同等參與之必要」等主張，得到社會各界支持。湯國梨成為中國近代婦女運動中主要領導成員之一。在廣泛參加社會活動的同時，她將更多的精力投入於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之中。兒子章導牙牙學語時，她編了一首兒歌《烏鎮薛家橋》教其誦讀：「春水鴨頭綠，夕陽牛背紅；無風炊煙直，搖出小橋東。」¹不想章太炎居然對湯國梨說，這首詩是從哪裡抄來的？為此，湯國梨非常氣憤，決定以後不再向章太炎請教文字和詩詞。

一九三一年，日軍侵東北，製造了「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繼而又至上海挑釁，十九路軍拼死抵抗，傷亡嚴重。為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日愛國行動，湯國梨與黃紹蘭（章太炎唯一的女弟子，黃侃前夫人）、沈儀賓等共同商議，籌建傷兵醫院，所需費用由她們四處募捐。傷兵醫院辦了將近一年，共接納治療一百四十多名傷病員。

一九三二年，北平學生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上海學生積極響應。學生們自己駕駛火車赴南京請願，列車開到蘇州，恰遇風雨交加，慰問學生並饋送食品，極大地鼓舞了學生。

自東北淪亡後，章太炎對政治漸漸感到失望，便來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社」，地址在蘇州錦帆路五十號，專門培養刻意攻讀中國經典文學的學生。湯國梨任該校教務長，內外事務均由她包辦管理，為章太炎助一臂之力。書畫名家蔣吟秋曾作聯讚譽：「大師講學稱賢助，淑德揚風仰久

1 湯國梨：《太炎先生軼事簡述》，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一五〇頁。

長。」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病逝。湯國梨堅持用五色共和旗覆蓋遺體，拒絕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這一義舉震動了當時的社會各界。之後，湯國梨繼承丈夫的遺志，堅持辦學及《制言半月刊》的出刊；成立章氏講習所董事會，自任董事長；建立章氏藏書樓；又殫精竭慮，整理遺書，籌出《章太炎全集》。當她聽說鄒韜奮、沈鈞儒、李公樸、沙千里等「七君子」因呼籲團結救國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下獄一事，毅然攜帶食物前往探監。次年，「七君子」獲釋出獄，她又設宴招待以示慶賀。

一九三七年，日軍侵占蘇州，汪偽浙江省省長傅式說與章家是姻親，派人至蘇州請湯國梨及其子章導去杭州任偽職，湯國梨取出章太炎遺訓「設有異族入主華夏，世世子孫毋食官祿」相拒，得到廣大愛國人士的崇敬。九月，湯國梨帶著太炎的遺著、手稿以及與孫中山等人往來的信函、有關辛亥革命的第一手資料，避居太湖畔穹窿山寧邦寺。十一月奔浙江，在義烏查林鄉逗留了一個多月。一九三八年一月經溫州出海到達上海，住在租界避難。當時，大軍西撤，南京淪陷，舉國上下一片淒惶。湯國梨顛沛流離，所帶行李物件大部丟失，唯太炎手稿、資料絲毫無損地保存下來。後來，湯國梨又與沈延國、潘景鄭等友人到上海開辦「太炎文學院」以繼承「章氏國學講習社」的遺風。

一九四九年，蘇州解放，湯國梨滿懷喜悅返回蘇州舊居，仍熱衷於各項社會活動，關心蘇州文化事業的發展。她曾歷任蘇州市政協委員、民革蘇州市委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湯國梨屢受衝擊，家中許多珍貴文物遭劫。一九七九年後，湯國梨親自整理章太炎所存書稿，正式出版了《章太炎全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湯國梨晚年的最

大願望，這一夙願的實現，使她欣喜不已。她在九十四歲的高齡時，還能握筆作書法，並送至日本展覽。而且，尚能吟詩作詞，此錄其中的一首《春蠶》：

春蠶不肯無情死，吐盡絲還化蝶來。

歷劫紅塵終不悟，此生只合化成灰。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湯國梨九十七歲時，病逝於蘇州。一九八六年，遷葬於杭州西子湖畔南屏山麓章太炎墓側。沙孟海題寫墓碑。湯國梨一生善詩詞，工書法，著有《影觀詩稿》、《影觀詞稿》等作。

囚居北京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一日，章太炎告別新婚的妻子，應共和黨電，來到北京，「駐化石橋共和黨總部」¹。袁世凱聽說章太炎來京，心中暗自高興，隨即命令北京戒嚴副司令陸建章派兵把章太炎監視起來。章太炎開始了歷時三年的軟禁生活。

章太炎此次入京，本擬小住。被袁世凱拘禁後，不免又驚又恨，連夜寫成《上袁世凱》以詰問。《上袁世凱》書七百字，章太炎極盡笑罵之能事，指責總統門下「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皆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四四六頁。

是「雞鳴狗盜」之輩，「大總統聖神文武，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昔日篡位奪權的朱全忠、石敬瑭之輩無異……」最後直呼其名，說：「袁世凱，限三日內答覆。」其對大總統之鄙視，可謂到了極點。¹

當章太炎被袁世凱囚禁之後，也有許多人想營救他。有一個人轉求袁總統最親信的張秘書，為他緩頰道：「袁總統挾有精兵十萬，何畏懼一書生，不使恢復其自由呢！」袁世凱答：「太炎的文筆，可橫掃千軍，亦是可怕的東西！」

走又走不脫，居又居不安，於是章太炎只好書以洩憤，每日大書「袁賊、袁賊」兩字。他喜歡以油炸花生米佐酒，吃花生米時必去其蒂，口口聲聲「殺了『袁皇帝』的頭！」他得空就罵老袁，還在住所的門窗上桌上遍寫「袁賊」兩字。只這麼寫不過癮，他又從後花園裡挖樹根，大略修理成人形，上書「袁世凱」三字，焚而埋之，然後高興得滿院子跑圈，邊跑邊喊：「袁賊燒死啦！袁賊燒死啦！」整日都以此為樂。

這年十一月，章太炎給負責監視他的陸建章寫了一封信：

入都三月，勞君護視。余本光復前驅，中華民國由我創造，不忍其覆亡，故入都相視耳！邇來觀察所及，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余亦倦於從事，又迫歲寒，閒居讀書，宜就溫暖，數日內當往青島，

1 譚特立：《章太炎「瘋」罵袁世凱》，《湖北檔案》二〇〇二年第五期。

與都人士斷絕往來，望傳語衛兵，勞苦相謝。¹

信寫得倒是挺謙遜的，可惜陸建章只能「按既定方針辦」，怎敢放虎歸山？章太炎看看沒有消息，無奈又給袁世凱寫了一封信：

大總統執事：前上一書，未見答覆。邇老憲兵雖解，據副司令陸建章言：公以人才匱乏，必欲強留，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若有他故，能議公者，豈惟一人！輿論縱不振於中土，若外人之煩言何？……近有武漢人士，招往講學，北方亦有一二人聳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氣光融，尚在江漢合流之地，不欲羈滯幽燕也。必若蔑棄約法，制人遷居，知大總統恪守憲法，必不為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與朋輩優遊謔浪，炳麟亦不為也。²

袁世凱同樣是不予理睬。黎元洪入京後，章太炎又給黎一信，表明要冒死而行。黎元洪接信後，乃夜叩袁世凱的臥室求見，因袁世凱已入睡，未獲接見。第二天袁、黎見面，談到此事，黎元洪為章太炎說情，要袁世凱答應章太炎的條件。可是袁世凱說：「考文苑現在不擬辦，如果僅拿這個名義是沒有問題，每月可給月薪五百元。」黎元洪以此覆章太炎，章太炎還是堅持要辦考文苑，否則

1 章太炎：《與陸建章》（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上旬），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五七九頁。

2 章太炎：《與袁世凱》（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四五三、四五四頁。

就要離京。

早在一九一二年十月，章太炎與馬良、梁啟超等人曾有發起建立「函復考文苑」之議，開設研究院，下設各種研究所，以「作新舊學」、「獎勵著作」。是想效仿法國法蘭西學院而立，目的是集合優秀學者，在京師設立一個「上不屬政府，下不屬地方」的學術機構，以提振學風，但此計劃並未能實現。

在黎元洪的勸說下，袁世凱仍打算給章一個虛職，準備命章太炎負責考文苑。章太炎開出條件要聘請海內外名宿擔任教授，所以要開辦費二十餘萬，可是袁世凱不願給章太炎這麼多錢，所以又未談攏。共和黨人勸章太炎仿照過去東京留學生會館時辦法，開會講學，章太炎欣然接受，開了一個國學會，會址設在化石橋共和黨本部。講學而外，專以罵康有為和陳煥章等為事，他在這國學講習會門口貼一小啟，上書「康有為之門徒不許入內」等內容。

民國初年，中國社會出現了社會失序、信仰危機、道德失範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方法有二：一是走西化的路子；一是恢復舊學。在此背景下，章太炎對以上兩種偏向進行批評和糾正，他大力宣講國學，主張分清儒學中的精華與糟粕，提倡儒家道德中的優秀成分。章太炎認為，弘揚國學與尊奉孔教，兩者有根本之區別；前者是積極繼承，揚棄創新，後者是消極保留，迷信守舊。因此，章太炎這次在化石橋共和黨本部講學處牆上貼出一張通告，其中說：「余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云不少。本會專以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都絕對不能相混。」³可見，他宣講

3 章太炎：《國學會講學通告》（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九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五八〇頁。

國學，與那些將儒學當作宗教崇拜者大相逕庭。章太炎的講學的內容是：「星期一至三講文字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料，星期六講玄科。」¹但是，此次講學只維持了不到一個月，就因為他後來大鬧總統府而倉促結束了。

章太炎被幽禁北京後，袁世凱為使其不走出北京，應錢恂等要求，以辦弘文館留住章太炎。三個月過去了，辦館的事情一直拖延著。

一九一四年一月三日，章太炎決定起程赴津，先約共和黨本部幹事張伯烈、張大昕、吳宗慈送行，張、吳等不好勸阻，乃為章太炎餞行。其實這些共和黨的人都被袁世凱收買，故意挨磨章太炎的時間而已。結果章太炎到車站，趕不上車了。章太炎大為生氣，乃由車站徑赴東單牌樓之華東飯店下榻，表示決不再在京停留。章太炎見自己的人身自由被剝奪，破口大罵袁世凱，不久就演了一出大鬧總統府的鬧劇。

一九一四年出版的《紀念碑》第八回《章瘋子大鬧總統府》就章太炎大鬧總統府的事情作了詳細記載，作者「滬隱」筆墨極好。茲摘部分如下：

正月初七日（民國三年），他老先生這一天忽然高興起來，於清晨八時，通赴總統府，請謁見總統。他身穿一領油烘烘的羊皮襖，腳踏著土埋了似的一對破緞靴，手擎著一把白羽扇，不住地揮來揮去，又有光華華的一件東西，叫做什麼勳章，不在胸襟掛著，卻在拿扇子那只手大拇指上提著，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四五六頁。

歪歪斜斜地坐在總統府招待室裡頭一張大椅子上，那一種倨傲的樣子，無論什麼人，他都看不到眼裡。

列位想一想，這總統府是何等尊嚴的地方，凡請見總統的人，是何等的禮貌禮服，畢恭畢敬的樣子。嘗看見那些進總統府的人，皆是躡手躡腳的，連鼻子氣兒也不敢出。往來的人雖多，一種肅靜無嘩的光景，就像沒有一個人一樣，哪見過這個瘋子，這個樣子怪物呢？不消說傳事的人一回報，袁總統自然是拒而不見了。這個瘋子，真是有點古怪，越說不見他，他就偏要請見，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還要搬鋪蓋進來，在此處值宿。適聽見傳事人報，大總統延見向次長瑞現，他發起怒來道：「向瑞棍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子可見得，難道我見不得麼？」他自言自語，越說越有氣，索性大罵起來。衛兵請他低聲些，他即怒衛兵無理，摔碎茶碗，即向衛兵投去。起初，衛兵見他提著一個光華華的東西，思量他也許有些來歷，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幾碗乾飯，也不敢較量，只得由他去鬧。隨後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個命令，如此如此。衛兵們就把他拿小雞似的，從招待室拿出來，並拿進馬車裡去，一溜煙就送到一個地方，把他入了囚籠了。¹

經章太炎這麼一鬧，袁世凱於是命陸建章備車馬將他騙出了總統府。陸建章來了，先向章太炎鞠躬：「總統有要公，勞先生久候，深為抱歉！現在遣陸某迎先生見總統。」章太炎瞪了陸建章半晌，看他面色尚和善，隨陸出登馬車，車出東轅門，章太炎怪而問道：「見總統，為何不入新華門？」

1 引自譚特立：《章太炎大鬧總統府》，《文史天地》二〇〇二年第八期。

陸建章滿臉堆笑：「總統在居仁堂。出東轅門，過後門，進福澤門，車可直達，以免您步行。」章太炎也就深信不疑，結果被送至統總府附近的軍事教練處「招待」。

據說章炳麟在教練處住了幾天，就被送到龍泉寺「讀書」。因此，外間就為此盛傳章太炎下落不明。

移居龍泉寺的第二天，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親送錦緞被褥來章太炎居處，未敢面見章太炎。章太炎覺得窗縫外有人窺探，牽帷一看，乃是袁克定。即入室點香煙，把被褥燒成許多洞穴，累累如貫珠，遙擲戶外，並大聲罵道：「拿去！」袁克定灰溜溜地走了。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在龍泉寺，由陸建章負責執行。陸建章說袁世凱曾手書八條保護章太炎：一、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二、說經講學文字，不禁傳抄，關於時局文字，不得外傳，設法銷毀；三、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毀後再購，罵則聽之；四、出入人等，嚴禁挑撥之徒；五、何人與彼最善，而不妨礙政府者，任其來往；六、早晚必派人巡視，恐出意外；七、求見者必持許可證；八、保護全權完全交汝。陸建章還對人說：「太炎先生是今之鄭康成。黃巾過鄭公鄉，尚且避之。我奉極峰命，無論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護之；否則並黃巾之不如了。」

章太炎在龍泉寺幽禁了幾個月。章太炎的學生黃侃應北大之聘來京，借居章寓，編寫講義，以隨時請教。章亦樂意與其常相晤談，以寬解愁悶。不料沒幾天，黃侃正在夢鄉中，忽然被警察偷偷押出寓所。章太炎不見黃侃，出門詢問警察時，見警察正驅逐來訪者數人，聲稱以後不准再來。

章太炎見來客的自由也被剝奪，氣憤至極，決定絕食，以死抗爭。絕食前，致書黎元洪副總統，他寫道：「副總統執事，時不我與，歲且更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此為公祝。炳麟羈帶幽都，飽食終日，進不能為民請命，負此國家；退不能闡揚文化，漸於後進，桓魅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當大去。人壽幾何，亦或盡此，書與公訣。」¹

絕食開始後，章太炎想起新婚夫人，覺得有必要向其表白自己的心境，於是又寫家書，表明自己「研精學術，忝為人師，中間遭離喪亂，辛苦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際，又何言哉？吾死之後，中華文化亦亡矣！」²

章太炎絕食消息傳開後，北京城內外輿論嘩然。他的學生錢玄同、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聞訊，展開營救，一面上書申訴，一面往見警察總監，力請解除來賓之禁，並親至拘所勸解。章太炎此次絕食，抱定以死與袁世凱相拼的決心，飯食全廢，只飲茶水。錢玄同等恭請復食，均遭到拒絕。當時已經是寒冬時節，章太炎所拘房屋高大，又無御寒爐火，前來看望他的人不敢脫大衣，猶感冷不可耐。章太炎臥於床，而床近窗，窗有破處，寒風淒淒，絕食十日，氣息奄奄，悲慘之狀，目不忍睹。來人見此，無不傷心流淚。

章太炎絕食垂危的消息，不但引起社會關注，就在總統府內，也引起不小的風波。先是副總統黎元洪極力為章太炎解困，繼而是農商總長張謇、總統府顧問錢詢進言，要求袁世凱解除對章太炎

1 章太炎：《與黎元洪》（一九一四年），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三八六頁。

2 章太炎：《與湯國梨》（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五四五頁。

的監察。袁世凱本人也十分惶恐，如果章太炎死於絕食，別的不必說，擔當逼死國學大師的罪名，將使他的聲譽更為狼藉。於是順水推舟做個人情，指令京師總監吳炳湘「妥為設法勸導處，使不致以絕食隕生」，除答應從上海接章太炎的夫人湯國梨來京外（後因受阻未行），每月給章五百元津貼，享受高級囚糧待遇。

章太炎在東京加入同盟會時有一段講話：「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是想也不能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精神病的人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事……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神經病。」他這次絕食抗議時，以前的學生吳承仕和錢玄同等來看他。吳說：「先生比禰衡何如？」章太炎瞪一瞪眼道：「禰正平怎比我？」吳說：「劉表要殺禰衡，自己不願居殺士之名，指使黃祖下手。現在袁世凱比劉表要高明多了，他用不著勞駕黃祖一般角色，叫先生自己殺自己！」章太炎一聽，起身斥道：「什麼話！」那時章太炎的門生馬敘倫也在一旁，也想婉勸章太炎復食。夜已深，馬敘倫餓極了，準備離去，章太炎戀戀不捨地說你可以在這裡吃飯，馬敘倫面有難色說：「我來了整天，一點東西未吃，現在很餓，老師陪我吃點東西好不好？」章太炎於是說：「那我也陪你吃一點好了。」當時就煮了兩碗雞蛋，師生兩人分而食之。¹在學生們的勸慰下，章太炎終於進食了。

此後，因為此次絕食，章太炎得了一個「民國禰衡」的綽號。

章太炎被袁世凱羈留在京，神經受重大刺激，其時之行爲，有可怪者，蓋以發洩其憤世嫉俗之

1 參見薛慧山：《國學大師章太炎》，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二一〇、二一一頁。

意也。自居錢糧胡同，即傳集寓中全體僕役，頒示條規：一、僕役對本主人須稱「大人」，對來賓亦須稱以「大人」或「老爺」，均不許以「先生」相稱。二、逢陰曆初一、十五，須一律向本主人行大禮，以賀朔望。並謂，「如敢故違，輕則罰跪，重則罰錢」。錢玄同曾問以何故如是，且家僕對主人稱「大人」，在前清亦無此例也（清時主人縱官至極品，其所用僕輩亦只以「老爺」呼之）。章曰：「吾之為此，惟以『大人』、『老爺』均胡清之稱謂，若『先生』者，吾輩革命黨創造民國，乃於南京政府規定以代『大人』、『老爺』（民元南京內務部曾下令禁稱『大人』、『老爺』，一律改稱『先生』），今北京仍為帝制餘孽所盤踞，豈配有『先生』之稱謂乎？此所以示北京優是『大人』、『老爺』之世界耳。既猶是『大人』、『老爺』之世界，叩首之禮，亦固其宜。」¹

章太炎的這些訓令，儼然舊宮廷規矩，封建味極濃，這在民國創立、早已宣布割除舊習的當時，很不合時宜，並且家僕對主人稱「大人」，即在清王朝時也無此例（清時主人做官再大，僕人只以「老爺」稱之）。章太炎何以出此怪招？原來，章太炎之所以這樣，一是要給那自負而藐視主人的「僕役」以侮辱，令他們威風掃地；二是諷刺袁世凱當局，發洩心中憤世嫉俗之情。「僕役們」對此只有無可奈何罷了。²

在被章太炎軟禁期間，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已經失敗，孫中山和黃興也再次逃亡日本。孤獨、苦悶的章太炎寫下了一首《長歌》，以此來表達當時他憤慨、失望而又不甘沉默的心情：

1 徐一士：《章太炎被羈北京軼事》，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二三九頁。

2 譚特立：《章太炎「瘋」罵袁世凱》，《湖北檔案》二〇〇二年第五期。

麒麟不可羈，解豸不可縻。
沐猴而灌帶，雞犬升天啼。
黃公秉刺刀，終療猛虎飢！
玄武尚剗腸，籌策故難齊。
犧牛遭饑鼠，不如退服犁！
武昌一男子，老化為人妻！
萬物相回薄，安可以理稽？
蕩蕩天門開，所惜無雲梯。
不如飲醇醪，醉作瓮間泥！¹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於北京，湯國梨心急如焚。一九一四年六月，湯國梨致電袁世凱：「頃接外子電稱：匯款適足償債，我仍忍飢，六日二粥而已，君來好收吾骨。……病中譯閱，慟絕。外子生性孤傲，久蒙總統海涵，留京全屬保全盛意。惟舊僕被擯，通信又難，深居龍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賜慰諭，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梨結縈一年，信誓百歲，銜環結草，圖報有

¹ 章太炎：《長歌》，見武繼山編：《章太炎詩文選譯》，第二六七、二六八頁。

曰。」¹

到了徐世昌做國務卿時，湯國梨又有陳情表給徐世昌，說：「外子好談得失，罔知忌諱，語或輕發，心實無他。自古文人積習，好與勢逆，處境愈困，發言愈狂，屈子憂憤，乃作離騷，賈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殞，生命誠若鴻毛，特恐道路傳聞，人人短氣，轉為大總統盛德之累耳！氏欲晉京侍疾，顧氏母年七十，夙嬰癱瘓之疾，動止需人，若棄母北上，何以為子？不行則外子屢病瀕殆，殊難為懷，棄母則不孝，遠夫則不義，氏之進退，實為狼狽。用敢迫切陳詞，惟相國哀而憫之，乞賜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處田間，讀書養氣，以終餘年，則不獨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總統優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間，益當勸令杜門，無輕交接。萬一外子不知戒悔，復及於戾，刀鋸斧鉞，氏甘共之。」²言語極為誠懇。但是，袁世凱仍置之不理。

章太炎一生敬慕明代開國功臣溫州人劉基。一九一四年三月，章太炎在給他的女婿龔寶銓的信中說：「古之達士，吾誰敢擬，剛倬之性，往往如劉青田，亦不知其墓安在？願為求的遺塋一抔而託處焉。」³流露出將來葬在劉伯溫墓旁的願望。在長達三年的軟禁期間，章太炎一度認為自己無生還故鄉之望，曾作遺囑式的《終制》一文，文中以劉基自況，並說：「今旦暮絕氣，而宅兆未有所定，其唯求文成舊塋地，足以容一棺者，他焉安處。」⁴再次提出要在劉基墓邊建自己的墳塋。

1 引自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一卷，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版，第四九二頁。

2 引自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一卷，第四九二、四九三頁。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四七四頁。

4 章太炎：《終制》，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七三一頁。

後又託青田杜志遠代謀墓地。信中寫道：「故誠意伯劉公，則鄉之令望而中國之元勳也，平生慕之久矣。雖才菲先哲，而事業志行，彷彿二三，見賢思齊，亦我素志。欲營葬地，與劉公冢墓相連，以申九原之慕，亦猶張蒼水從鄂王而葬也。」¹

這件事後來傳至劉氏後裔劉耀東耳中。劉耀東為之前後奔走，與族人寫下字據，同意將南田石圍山麓之夏山，俗稱九龍山的劉基墓邊的一塊地劃給章太炎建墓。章太炎得知高興萬分，寫下碑記。其云：「民國四年，鄉有下武，曰章炳麟。瞻仰括蒼，吊文成君。於鑠先生，功除羯戎。嚴以疾惡，剛以制中。如何明哲，而不考終。去之三百，景行相從。千秋萬歲，同此芻豢。」²同時還為《誠意伯集》寫序，序中再次表達了對劉基的敬仰和建墳在劉基墓邊的願望，「以申生死慕義之志」。³雖然一九三六年國難當頭時，章太炎表達了死後葬於抗清英雄張蒼水墓側的願望，然他仰慕劉基之情卻永留人間，成為軼聞而流傳千古。

軟禁中的章太炎，後來又被移到錢糧胡同一位醫生家裡，由醫生負責照顧他的起居飲食，他的弟子好友也可以常來探問。他雖在苦悶中獨處，但得閒對其思想學術進行認真的整理。在此期間，他復取《扈書》增刪，更名為《檢論》，對儒學的認識又較以前深化系統。而《菡漢微言》也是在這期間寫成的著作。「菡」音倅，大的意思，「菡漢」即有「振大漢之天聲」之意。《菡漢微言》旨在理釋國學微言大義、宏揚國學傳統。

1 章太炎：《與杜志遠》（約一九一五年十月），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六〇〇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五〇四、五〇五頁。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五〇四、五〇五頁。

監禁中，章太炎為了諷刺袁世凱這個竊國大盜，寫了《魏武帝頌》、《宋武帝頌》、《巡警總監箴》、《肅政使箴》等四篇文章。但章太炎仍不解恨，常於居室書桌旁遍寫「袁世凱」三字，每日清晨起來後，必以重拳痛擊數次，以洩積憤。又在「袁世凱」字旁邊寫「死耳」兩字以詛咒。有人慕章太炎名，求其字作紀念，章太炎便以此為橫批贈人，表其恨袁不早死之心。

袁世凱得知章太炎對其如此痛恨，無奈大呼：「該死的章瘋子！」

一九一五年四月，章太炎的大女兒和三女兒，以及大女婿龔寶銓來到北京探望被軟禁的章太炎。據當時的《時報》刊載《章太炎近況紀聞》中說：「太炎在京，近況殊為安適。近數月來，其女公子來京侍奉朝夕，太炎極為歡愉，前日已出都回夫家矣。」然而天倫之樂的日子並未維持多久，這年九月，章太炎的大女兒在目睹父親悲慘的遭遇後，竟然對未來失去了希望，在一個夜深人靜的夜晚，在錢糧胡同的四合院中懸梁自盡了。女兒的離去，讓歷經磨難的章太炎備嘗人世的苦難和艱辛。

章太炎大女兒的自殺身亡，一時間輿論都誤傳是章太炎死了，這讓剛從絕食事件中稍為緩過神來的湯國梨急忙向北京發電報詢問消息是否屬實。章太炎立刻回電說：「在賊中，豈能安。」²湯國梨一顆懸著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在章太炎被囚禁期間，袁世凱也正在加緊他的顛覆國民的行動。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凱派軍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四九九、五〇三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四九九、五〇三頁。

警脅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並取得列強的正式承認。接著，解散國民黨和國會，另行召集政治會議和約法會議，作為獨裁統治的工具。一九一四年五月，宣布廢除具有民主主義精神的《臨時約法》，撤銷國務院，成立政事堂和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通過這次改組，迫使支持過他的進步黨人退出政府，剝奪了段祺瑞等人的軍權，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一九一四年底，袁世凱開始進行復辟帝制的活動，並於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的大部分條款，以取得日本政府對帝制的支持。不久，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組織籌安會和請願團，加緊了復辟帝制的活動。至十二月十一日，御用的參政院推戴他為「中華帝國大皇帝」。袁於次日發布接受帝位申令，改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為洪憲元年，改總統府為新華宮，準備於一九一六年元旦加冕登基。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國各階層的義憤。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鍔、唐繼堯等在雲南宣布起義，發動護國戰爭，討伐袁世凱。貴州、廣西相繼響應。北洋派內部危機四伏。袁世凱被迫於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復中華民國年號，起用段祺瑞為國務卿兼陸軍總長，企圖依靠段團結北洋勢力，支持他繼續擔任大總統。但起義各省不承認他有再做總統的資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軍政實權。廣東、浙江、陝西、湖南、四川紛紛通電宣告獨立或與袁世凱個人斷絕關係，袁世凱陷於眾叛親離的境地。五月下旬憂憤成疾，六月六日死於舉國聲討聲中。

一九一五年夏天，正是袁世凱積極準備復辟帝制的時候。當時，袁世凱正「廣羅名士勸進」。有人為了討好袁世凱，就自請於袁，「願遊說太炎上請願書，以為交換釋放之條件」。這個人來到章太炎被軟禁的地方，說明來意，章太炎聽後，表面答應。第二天，章太炎就送上了所謂的「勸進書」。袁世凱大喜過望，拆開一看，卻氣得七竅生煙，想立即殺掉章太炎，卻又輿論不容，只能自

嘲道：「彼一瘋子，我何必與之認真。」原來章太炎的「勸進書」是這樣寫的：

某憶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詞，言猶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國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處京師，生不如死，但冀公見我書，予以極刑，較當日死於滿清惡官僚之手，尤有榮耀。¹

稱帝心切的袁世凱看了這些話，怎能不大為惱火？一九一六年元旦前夕，袁世凱正準備起草登基的詔書，又有人對袁世凱說，起草詔書非章太炎莫屬。袁世凱嘆道：「何必苦人所難，是速其死也。我不願太炎為禍，我豈可為變相之黃祖乎？若此，則太炎必為方孝孺矣。」²

袁世凱在計劃篡國稱帝的時候，為了製造輿論，辦了一個「籌安會」，宣傳只有實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國轉危為安。章太炎以七尺宣紙「速死」兩字懸於壁上，以示他與袁世凱不共戴天。並自跋說：「含識之類，動止則息，苟念念趣死，死則自至，故書此二字，在自觀省，不必為士燮之禱也。」³

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後，章太炎曾在朋友幫助下，計劃逃離北京。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章太炎身穿和服，手提拐杖，打扮成日本人的模樣，說是要去天津看病，大搖大擺地朝車站走去。就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五〇四、五〇五頁。

2 劉成禺：《章太炎先生在宮錄》，《制言》第二五期，轉引自熊月之：《章太炎》，第一八一頁。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五〇二、五二四頁。

在章太炎要上車時，一幫警察突然躡出，強行把他拽了下來，並說他欠人錢，趕快還來。章太炎一看走不了，就大聲罵道：「汝等太不知死活，此何等時，尚如此開罪於人，真不自留地耶？」¹就這樣，章太炎沒有逃跑成，只得又住回錢糧胡同。

章太炎脫離袁世凱的牢籠，是在袁世凱死後了。經此一難，章太炎的聲望反而大漲，又成了反袁的英雄。但他後來對袁世凱的評價還是比較公允的，只是他也懊悔自己沒有看清楚袁世凱的真面目。一九一六年，他在《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中說：「反對專制的鬥爭之所以沒有澈底勝利，不只是『小人偷息之咎，某等亦與有罪焉』。」²

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章太炎的反袁鬥爭：「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³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五〇二、五二四頁。

2 章太炎：《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第七四二頁。

3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一二八頁。